



上 编



诗学视角翻译研究

狭义与广义意象的翻译

意象是寄意于象，把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使情成体，便于观照玩味。¹意象是诗词的生命细胞，是体现诗词生命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研究诗词翻译的得失成败离不开对其意象进行分类翻译研究，真切了解各类具体意象在诗作中的功能与作用及其在翻译中的现实状况，以便更为透彻、深入而全面地探析意象之于诗作翻译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为诗歌翻译与批评探寻出可供指导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意象分类方法，就会从不同的层面揭示出意象在诗作中特有的意义与魅力。意象的分类翻译研究正是本着这一出发点来展开的。从意象涵盖范围的角度，一首诗的意象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意象和广义意象。狭义意象是指诗中的个别语词意象，广义意象则指整首诗烘托出的总意象。广义意象的形成有赖于狭义意象的补助、促进、构建与加强，狭义意象的诗学功能与语义价值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广义意象的主导与制约。因此，诗歌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这两种意象，对诗作语词意象蕴涵的传递以及诗作整体意蕴的营构尤为重要。下面对这两类意象在汉诗英译中的处理情况予以比较、研析。

1. 狭义意象的翻译

如上所述，狭义意象是指诗中的个别语词意象，具体可指表征意象语言外壳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以及由它们构成的词组。这些个别语词意象是构成诗作的元件，它们在诗作整体系统中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作用，即个性，又有共同营构诗作整体意蕴氛围的作用，即共性。其个性是通过意象的整体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基本特征体现出来的，它有助于增加诗作系统蕴涵的丰富性。比如，“大海”这个意象单独出现时，你可以任意从感觉范围去捕捉它，从情感范围去表现它，也可把它作为象征物，等等。它可以是广阔宏大的、苍茫雄浑的、沉郁凝重的、多愁善感的、热情欢快的、善解人意的，等等。总之，其蕴涵尤为丰富。其共性则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个别语词意象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映衬与互补互渗的结果呈示出来，它有助于加强诗作系统的整体功能，突出其意旨的鲜明性与深刻的表现力。比如，同是“大海”这个意象，若与“浪花”、“彩霞”结合，就与“船”、“海鸥”结合所产生的意义不同，

1 吴战垒：《中国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前者显示出静态的色彩之美，后者则显示出动态的生命之美。若与“风暴”、“乌云”组合，则显示的是一种压迫感和危机感。美学家布洛克说：“诗的独特意义完全来自于它的各个部分与各个部分之间的独特结合方式，虽然理解其中每件事物之一般意义时所需要的那种普通经验不可缺少，但它的意义主要还是来自于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²因此，诗歌翻译实践中，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个别语词意象的具体蕴涵与特点，考虑到它们共同服务于全诗的整体意蕴氛围，才可使它们避免独立于诗作整体意蕴氛围之外，成为一个个孤立的物象而失去承载诗人情志的作用，才可使它们之间保持原有的勃勃生机与艺术张力，从而在译文中发挥出转存原作表现力与感染力的功用。例如：

(1) 原文 枫桥夜泊

(唐)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孤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译文① While I watch the moon go down, a crow caws through the frost;

Under the shadows of maple trees, a fisherman moves with his torch.

—tr. Witter Bynner

译文② The setting moon, a cawing crow, the frost filled sky;

River-maples, fisherman flares, and troubled sleep.

—tr. Zhang Tingchen (张廷琛) & Bruce M. Wilson

译文③ The moon goes down and crows caw in the frosty sky,

Dimly-lit fishing boats 'neath maples sadly lie.

—tr. Xu Yuanchong (许渊冲)

原诗句从所见、所闻、所感入笔，经多个语词意象相互映衬，和谐浸染，成功地描绘出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子清寥的感受。两句诗行共十四个字，述及六个语词意象。从以上所列三种译文来看，首句“月落乌啼霜满天”似无须多议；而“江枫渔火对愁眠”则值得推敲。译文①将该句处理为：枫树影下，渔火徐移。虽形象有所转换，但“对愁眠”之情韵义丧失殆尽。很显然，译句与原诗句意义上相去甚远。

2 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译文②形式上与原诗句相差无几，效法意象诗，译写成多个语词意象的排列。只是虚字“对”未译出，唯恐虚字“对”丧失时，这些罗列的语词意象难以相映成趣，相互激活其各自的诗学功能。译文③通过“感情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较好地译出了“对”字在诗句中的功用，巧妙地将“江枫”、“渔火”、“愁眠”三个语词意象关联起来，再现了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的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真正起到了单个语词意象烘托全诗意蕴氛围的作用。

（2）原文 题都城南庄

（唐）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译文① last year on this morning

I walked through the village

in one courtyard

I saw the face of a woman

and the peach blossoms

a pale red reflecting pale red

—tr. Wang Shouyi (王守义) & John Knoepfle

译文② Yesteryear, on this day, within this gate,

Her face and th' peach-blow reflected each other's glow.

—tr. Sean G. Liang

译文③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

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blossoms smiled upon me.

—tr. Herbert A. Giles

这两句描绘的是诗人“寻春遇艳”的场面。尤其后一句，不仅为艳若桃花的“人面”设置了美好的背景，衬出了少女光彩照人的面影，而且含蓄地表现出诗人目注神驰，情摇意夺的情状和双方脉脉含情、未通言语的情景。就原诗句的蕴涵在译文间的再现情况，译文①凸显了原诗的故事性，将其意在言外、读者可以思而得之的内容逐一补写出来了，致使译文结构松散，语义趋于直白，破坏了原诗简洁凝练的特点。此外，译文亦未能将联系着诗人、人面、桃花的“相（映红）”字的情味译出来，致使诗人看到的只是“人面”与“桃花”在物理上的相互映衬，而少了

份诗人自己神情的参与。这样一来，单个语词意象“人面”、“桃花”在译文中未能起到充分烘托全诗意蕴氛围的作用。因此，原诗句的诗情、诗趣于译句间所失较多。译文②照顾到了原诗句简洁凝练的特点，与译文①相比，译者将“人面”、“桃花”在物理上的相互辉映描写得更细腻，但诗人情摇意夺的神态，人面艳若桃花等的内涵亦未能充分译出来。况且，“人面”这一语词意象采用第三人称来处理，则又拉大了诗人与“人面”之间的距离，不利于诗情的再现。译文③借助拟人辞格，且取兼用法（*syllipsis*）成功地译出了“相”字，亦激活了单个语词意象“人面”、“桃花”等的表情传意功能，颇能再现原诗句蕴藉。大有“人面”、“桃花”相互争艳，竞相献媚之感。再者，“人面艳若桃花”这一意蕴亦隐藏句中，译句似可回译成：宛若桃花的人面朝我微笑。这般回译，可行与否？兹录几例，以资佐证。

- 1) A false friend and a shadow attend while the sun shines. (Franklin)
假朋友犹同阴影，只有在太阳照耀时才相随。
- 2) Noble deeds and hot baths are the best cures for depression. (Dodie Smith)
高尚的行为犹同洗热水澡，是消除心情抑郁的最佳疗法。
- 3) Glasses and lasses are brittle wares. (谚语)
少女玻璃货，易碎又易破。

由此可见，译文③在形式、风格方面更靠近原诗句，较好地传达出原诗句蕴藉。

(3) 原文 金陵图

(唐) 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译文① Around the Forbidden City, under weeping willows,
Which loom still for three miles along the misty moat.

—tr. Witter Bynner

译文② willows drift in winds of taicheng
like clouds of undulant smoke
they cover the ten-mile levee
as imperturbable as ever

—tr. Wang Shouyi & John Knoepfle

译文③ For miles around the town unfeeling willows stand

Adorning like a veil of mist the lakeside land

—tr. Xu Yuanchong

这是首凭吊六朝古迹，伤时感旧的诗中的后两句。它暗示了一个腐败的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区区几字，言短意长。译者是如何在译文间再现这一蕴藉的呢？译文①未译语词意象“无情”，相反，却化“无情”为“有情”（weeping willows），这与原诗句蕴涵颇有出入；又以“still”译语词意象“依旧”，似失之过轻。殊不知，这“依旧”二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且营造着一个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的氛围，与逝去的六代豪华形成鲜明的对比。“依旧”一词翻译不力，意蕴所失严重！译文②以“as...as ever”译出“依旧”，较好地营造出了今夕如一的意境，“imperturbable”（其英语释义为：not susceptible to alarm, or agitation etc.）一词的择用，更是将当年的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景象繁华同如今的柳色依旧、荒凉破败等连成一体。译者通过“失谐”（cacophony）手段，即择用念来拗口的“imperturbable”一词，将如今作者凝重的心情与悲愁心绪全盘托出。通过精心的择字加之熟识的文法结构较好地再现出原诗句蕴藉，比较稳妥。译文③中略去“依旧”未译，显然忽略了“台城柳”的历史见证功用，也未能顾及作者吊古伤今之情怀，从而削弱了原诗句中语词意象“台城柳”可有的表现力。

2. 广义意象的翻译

如前所述，广义意象是指整首诗烘托出的总意象。这个总意象既可就诗作的整体而言，也可就诗作的局部而论。诚如吕永所说：“‘意象’这个术语，既可指作品的整体，也可指其中某个重要部分。”³ 广义意象形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源于诗作个别语词意象蕴意的凸显及其触类引发而生成的意蕴，或源于局部某些语词意象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共同构建出的意蕴，或源于诗作内在情感的、语义的逻辑或“内在意象逻辑”内涵，或源于诗作语词意象系统呈示出的整体意蕴，等等。广义的意象是意象由“观物取象”、“师造自然”向着“象外之象”、“象外之意”进一步演化、发展的具体呈现。诗歌翻译实践中，处理好诗作广义的意象，对强化诗作诗意效果、充分转存诗作的意蕴，对译者有针对性地选词造句、谋篇布局均可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

3 吕永：“中国诗学的启门键——隐秀相成的‘意象’说及其来龙去脉”，《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第72页。

(1) 原文 江雪

(唐)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译文① *River-snow*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s,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A little boat, a bamboo cloak,
An 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tr. Witter Bynner

译文②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in a boat, lo!
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snow.

—tr. Xu Yuanchong

译文③ *Snow*

No sign of birds in the mountains; nor of men along the trails; nor any craft on the river but a little boat, with an old man in rustic hat and cape dangling a line in the frigid waters—a solitary figure veiled in silent snow.

—tr. Weng Xianliang (翁显良)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到永州时所作。作者运用典型的概括手法，画出了一幅天寒地冻、人鸟绝迹的图景，并把自己比拟为寒江独钓的渔翁，置身这一典型环境之中。它以诗意的夸张渲染了寂寞凄清的迁谪环境和心理感受，寄寓了诗人清高孤傲的风骨和超然物外的情趣。从以上三种译文看来，三位译者都是从把握原诗予人的广义意象“静”入笔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译诗间均未选用一个正式动词，较好地烘托出原诗予人“静寂”的意蕴氛围。译文①效法意象诗的创作方法，由多个语词意象排列组成，译文中见不到“solitary”、“lonely”、“silent”、“singly”等语汇，但意象之间的顺次演出、回环映衬，巧妙地表达了原诗的画意与诗情。以一种诗体译另一种诗体，中西合一，不无可取。译文②取格律诗体而作，形式整饬，音调和谐。“千”、“万”于译文间不言自

明，堪称上乘！只是“lo”字择用似可商榷。“Lo”是叹词，意思是“看啦！瞧！”，表示惊讶或用手唤起注意。如 *Lo and behold!*（嗨，你瞧！）。以此为据，似觉“lo”有损原诗意蕴再现。若是作者自我赞叹，颇嫌直露；若是他人赞叹，那第三者的介入毁坏了天寒地冻、人鸟绝迹。渔翁独钓的大背景。看来“lo”字一着，流于因韵害义了。译文③采取散体译述，“缺点”不言自明。但译笔层层分述之时，“孤”字层层加深，“独”字层层再现，最后笔锋一收，画龙点睛，较好地再现了原文之意象、情趣。

（2）原文 赠张云容舞

（唐）杨贵妃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译文 *Dancing*

Wide sleeves sway,
Scents,
Sweet Scents
Incessant coming.

It is red lilies,
Lotus lilies,
Floating up,
And up,
Out of autumn mist.

Thin clouds,
Puffed,
Fluttered,
Blown on a rippling wind
Through a mountain pass.

Young willow shoots
Touching
Brushing
The water

Of the garden pool.

—tr. Amy Lowell

这首诗的译者是美国意象派诗人罗厄尔（Amy Lowell）女士。吕叔湘先生对这首译诗评论说：“……，竟不妨说比原诗好。”细心品味，也不无道理。原诗只用词语来形容舞态，今译诗用声形来象征，处理得有声有色。何以至此呢？毫无疑问，是原诗予人的广义意象——舞、舞步、舞曲——作用的结果。译者抓住了这一点，也就大胆地将四行原诗处理成现在的十九行了。译诗既凸显了原诗中的诸语词意象，又有助于渲染全诗的意蕴氛围，而且译诗的形式也变得颇富启示意味，即诗节象征舞曲，诗的分行代表舞的节拍，诗行的长短表示舞步的大小疾徐。这般译出原诗作用于人的广义意象，在译诗实践中似可仿效、借鉴。

（3）原文 寻隐者不遇

（唐）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译文① *A Note Left for an Absent Recluse*

When I questioned your pupil, under a pine tree,

“My teacher,” he answered, “went for herbs,”

But toward which corner of the mountain,

How can I tell, through all these clouds?

—tr. Witter Bynner

译文② *A Note Left for an Absent Recluse*

I met your boy 'neath a pine-tree,

“My master's gone for herbs,” says he,

“Amid the hills I know not where,

For clouds have veiled them here and there.”

—tr. Xu Yuanchong

译文③ I questioned a boy underneath a pine tree,

Thus answered he, “The master is gone to gather herbs,

Must be right here in this mountain.

The clouds are thick; I can't tell where."

—tr. Lu Zhiwei (陆志韦)

这首小诗寓问于答，围绕访人不遇的情绪变化，极尽曲折之能事。短短二十字，腾挪曲折，跌宕起伏，写尽访人不遇的心情变化，又很自然带出被访者的身份品格，极为难得。以上所列三种译文对原诗的蕴藉再现度有多高，姑且不论。仅来看看广义意象作用于译品的痕迹。译文①把握原诗的转折层递关系来译，从结构上或多或少再现了原诗“一波三折”的情调；译文②译用因果关系，似欠妥，与原诗情趣有出入；译文③从童子答语的“嬉戏”入笔，语出吞吐，停顿有致，一语既出，似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感，最后陡起一句无可告知，使访者已有的一线希望，一堕而为失望，从而使诗情的渲染达到高潮，颇有相声技法“三番四抖”之妙——师父采药去了，就在山中不远处，在云雾丛中，我也说不准到底在哪里。由此可见，译文③所体现的格调、情趣贴近原诗。当然，若要从译诗中充分领会原诗，还须熟知一些语汇的延续蕴藉。如白云显人高洁，苍松赞人风骨，等等。

3. 结语

研究狭义意象的翻译是从较为微观而注重“实”而“显”的角度来研究诗作中个别语词意象与它们间相互关系的传译情形以及其之于传译诗作意蕴的关系与价值；而研究广义意象的翻译则是从较为宏观而偏重“虚”而“隐”的角度来研究诗作中广义意象的不同呈现形态与具体的传译情形以及其之于传译诗作意蕴的关系与价值。前者的研究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后者的研究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彼此映照的：广义意象的形成有赖于狭义意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共同营构、促进与加强；狭义意象的存在形态的具体性与表意方式的多样性又受广义意象的主导或制约。

诗歌翻译实践中，我们只有以整体观照的形式把狭义意象（即诗中的个别语词意象）联系在作品的广义意象即诗作总的意蕴氛围之中，我们才能在译文中转存这些语词意象原有的勃勃生机与艺术张力，才能成功地再创造出原作的意蕴氛围。广义意象在原作中的表现形态与其在译作中呈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审美主体的认知取向以及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诗作的广义意象无论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它的功用最终应有利于原诗主题或意蕴的渲染、强化与揭示。翻译过程中在广义意象的作用下，译者的选词造句、谋篇布局只有与其协调一致，广义的意象才会在其译作中发挥积极的美学功效。